

黃企之文選

下冊

奉獻三十五年
為祖國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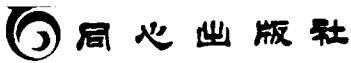


同心出版社

黃企之文選

——爲祖國統一奉獻三十五年

(下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黃企之文選·下冊/黃企之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

ISBN 7-80593-816-4

I. 黃… II. 黃… III. ①黃企之一文集②臺灣問題一文集 IV. D61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02383 號

黃企之文選（下冊）

出版發行：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劉霆昭

地 址：北京市朝陽區和平里西街 21 號

郵 編：100013

電 話：(010) 84276223、(010) 84279112

E-mail：txcbszbs@bjd.com.cn

印 刷：有色曙光印刷廠

經 銷：各地新華書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850×1168 1/32

印 張：6.75 印張

字 數：169 千字

印 數：3000 冊

定 價：18.00 元

同心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時代很短 歷史很長

——寫在黃企之先生中國統一文選集出版之際
(代序)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及大華府地區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聽說過黃企之的名字，許多人知道他的文章：《中國統一策略的分析》、《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不二途徑》、《統一的潮流浩浩蕩蕩》、《統一與民主》（作品原文及出版年代請參見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黃企之文選》中冊）。他的短文作品，包括政論類與非政論類，每年甚至每月陸續在全美各大中文報紙刊登發表。能受到世人喜愛，並能引起海外華人熱烈迴響的作家，實乃屈指可數。而能像黃企之先生如此受人尊敬，作品長久以來一直經得起不同時期、不同趨勢之評論與文化的考驗，則如鳳毛麟角。

黃企之先生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廣泛喜愛，是因為他是身在美國，根在中國。一個為中國統一而寫，更寫中國統一的作家。他的所有文章，切合當前局勢極具時代感。黃企之先生是一個對中華民族及中國歷史高度負責的作家。他探討 20 世紀、21 世紀中國統一的重大議題——和平、民主、發展、道德、政治、民族特色。也有一些文章是敘述他的生活、他的構想、他的計劃、他的經歷。範圍廣泛，文體簡樸而引人入勝，筆調舒暢——報道的、智慧的、現實主義的、慷慨激昂的。

黃企之先生的文章是以觀點為導向的，其做人亦然，他所表達的是他想表達的——他所愛所恨，他所憐憫及自豪的。他的觀

點是大部分中國人的理念，不管這些中國人現居兩岸三地或現居世界各地。中國人的這種觀點理念，一個美國人，一個歐洲人、非洲人或是澳洲人，是找不到完整的認識的。不過如果他們心胸開闊而且感觸敏銳，或許可以瞭解我們的祖國對我們而言是什麼意義，我們對她的感受，我們對她的失敗之羞愧，我們對她的成就之自豪，我們對她的廣袤與包羅萬象之驚訝，以及最重要的，我們對她的摯愛——對她的一切：土地、人民、文化、傳統。當然，我知道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外國人無法像一個英國人一樣地瞭解及感受已有兩千年悠久歷史的英國。我曾見過一個波蘭人在回到故國時親吻大地，也見過一個丹麥老人怯生生地以手撫摩着哥本哈根碼頭上的一根柱子。並非中國人的感受在特質上有何與衆不同，而是我們許多懷揣一包故鄉泥土客居海外的人，鮮少將我們對整個國家的感受付諸筆墨。

出版這部“文集”是為了回顧和總結黃企之先生 40 年來對中國統一最終理想的無限追求。也是完成他為祖國和平統一堅持不懈、奮筆疾書的畢生心願。這是一部充滿摯愛、憂國憂民、悲壯激昂而又矢志不移精神的作品。所寫並非他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關乎中國和中國人命運的大事。臺灣與祖國大陸分離已 50 多年，而這個時代對中華民族來說不過是一個短短的過渡期。時代很短，歷史很長。

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 趙曉明

2002 年 1 月 1 日

目 錄

時代很短 歷史很長（代序）	(1)
從“下旗”、放棄國號談起	(1)
一個國號兩個堅持.....	(4)
再談國號問題.....	(6)
請“二王”去北京做部長.....	(8)
推舉廉正勤儉勇的林洋港	(11)
同王希哲談天	(14)
人民總理朱鎔基	(17)
黃埔建校七十五周年	(20)
三三座談會	(23)
兩千年臺灣大選	(24)
戰和在扁變	(26)
熊貓土狗與我 ——為紀念“七·七”六十三周年而寫	(31)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美京中國和統促進會將應邀赴會	(37)
反獨促統爭正義 ——祝柏林和統大會成功	(39)
團結奮鬥求和平 ——從北加州中國和統會成立談起	(44)
反臺獨，去臺灣 ——賀反獨促統大會在華盛頓召開	(47)

熊貓與人民外交	(50)
五・廿為和平統一而走	(52)
危機生機在自己	
——自加州缺電說起	(55)
軍購軍售・不誠不信	(61)
新世紀東京大會召開	(64)
第四個三不	(66)
和為貴 義為質	(67)
反對李登輝訪美	(69)
撞機後思前想後有感	(70)
護照簽證加警告	
——回臺告白實話	(73)
僑委會參考資料讀後	
——祝東京反獨促統大會成功	(76)
賀飛將軍《臺灣海峽的戰爭與和平》巨著問世	(79)
堅持反獨促統	
——評“揭開中共反獨促統活動的真相”	(81)
痛責暴力	(88)
辛亥革命九十年	(89)
統一會三十周年座談	(91)
反獨就是反恐	
——為反對李登輝訪美而逆行	(93)
和平統一已在望	
——透視黑金“臺灣門”	(94)
統一會三十年	
——一步一印進進進	(98)
和統未定無以休退也	(102)
青年是中國統一的希望	(104)

《‘第一夫人’訪問華府二三事》讀後	(106)
《增設僑委五百名》讀後感	(108)
臺獨・記者・釣魚島	(110)
全僑盟是臺獨領導的組織？	(112)
六十年日記，我的“指南針”	(115)
“江八點”八周年之前與後	(118)
中西文化與促統開平	(123)
和衷共濟話 SARS	(130)
聲討臺獨假藉護照改國號	(132)
四有一不	(134)
一葉知秋	
——賀《‘臺灣總統’大選的蠡測》出版	(136)
臺灣光復節與統一遠景	(138)
臺獨無望論	(140)
玩公投就是玩火	(144)
和平公投是奶嘴	(148)
放下公投（立地“陳福”）	(151)
“5%+1”的割喉戲	(154)
發揚正氣	(156)
陳由豪致陳水扁公開信讀後感	(157)
第九屆世界華人和平建設大會在臺北舉行	(161)
致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信	(162)
我參加了抗議行列	(163)
實現鄧小平的和統願望	
——兼賀“臺灣人民推動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成立	(165)
參加 319 與 918 示威有感	(168)
三問一望	(171)

附 錄

- “統一先生”的三十年 華明發 (175)
方柏容教授來信 方伯容 (178)
陳立夫來信 陳立夫 (180)
蔣緯國先生復函黃企之先生
 指國民黨當局只知博得選民支持和選票
 贊黃企之和平統一理念兩蔣公奉安主張 ... 華夏時報 (181)
給李道豫大使一封公開信 (183)
可貴的海外愛國力量
 ——記美籍華人黃企之先生二三事 徐 傑 (185)
“唐雎不辱使命”讀後感 (187)
登黃山遊記 潘孝慈 (191)
美京和平統一會完成換屆
 ——將召開“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 (195)
何魯麗主席來信 何魯麗等 (197)
梁肅戎會長來信 (198)
沈敏將軍賀詩
 ——美京和平統一大會三十周年誌慶 沈 敏 (199)
黃企之——反獨促統的一面旗幟
 ——在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管必紅 (200)
大雪紛飛談“三通” 潘孝慈 (202)
大雪紛飛談包機通航 (203)
贊：黃企之先生反獨促統三十年
 ——敬獻組詩四首 徐 傑 (204)
唐吉柯德挑戰風車 抗議選舉不公進入第十周 ... 蘇兆儀 (206)
贈別 劉 穀 (208)

從“下旗”、放棄國號談起

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張京育於5月23日在國民大會憲政研究會上說，大陸“本身的社會控制，需要改為多元開放，經濟落後有所改善，政治民主要具體實踐，盡量縮短海峽兩岸各種距離，才有可能談到統一問題”（《自立晚報》5月23日）。

張氏的發言，使我想到歷史上一則小故事：魯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因曹共公不服，而想討伐他，子魚勸宋襄公說，“從前周文王，用兵討伐崇侯虎，打了卅天，不分勝負，文王便退兵修教，然後再伐他。第二次討伐，并未加兵，崇侯虎就投降了。現在，你（宋襄公）的德氣（經濟建設等），莫非還有欠缺的地方？怎麼就去討伐曹國？不如等到自己德氣沒有欠缺時，才去用兵。”

聯繫這則歷史故事所啓示的道理，實際上，多少年來，一直有這個看法，並對大陸今日的開放與改進，提過一點小小意見。認為惟有先促進大陸大開放，大民主，大改進，才能促成中國和平統一。

張氏在研究會上又說：“現在要我方‘下旗’，‘放棄國號’，成為中共統治下的‘地方政府’，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根據我從事中國和平統一運動十幾年來與各界人士接觸所得到的認識，我從中得到一點暗示：海峽雙方可能業已開始幕後間接“觸角式”的接觸，不然，張局長以“國府發言人”之尊，不會無的放矢，憑

空冒昧地說出“現在要我方‘下旗’，‘放棄國號’”這些話來。從最近胡耀邦所說：“雖然他（蔣經國總統）仍然拒絕我們（大陸）的統一建議，但他現在已比以前少發表誇張性的聲明。”更加使我相信，國共雙方幕後間接接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這個可喜的發展中，我不免又同時擔心，所謂“依然拒絕”，不知又將“拒絕”多久。大陸紅十字會會長崔月犁於6月1日提議與臺灣紅十字會舉行會商，像南北韓那樣討論兩岸親人的團聚問題。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顧正漢於6月4日果然“依然拒絕”，真不知臺灣又將“拒絕”多久！妻離子散卅五年以上的人，望眼欲穿，又將“座東方，看西方，指望光復神州”到哪一年？

張氏以國旗國號為重大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但親人團聚聯絡問題，是人民迫切問題，也是易於解決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圖難於其易，先從容易問題着手，讓兩岸人民先與家人通信聯絡？

關於“放棄國號”問題，我於1983年11月1日曾在拙作《和平統一意見書》第一條中，提議以“中國或中華民國”為國號。現在，我還是這個看法。關於“下旗”問題，我曾提議“中國暫以五星紅旗為國旗”。所謂“暫”字，以卅年為限；卅年後，由全國人民代表議定之。目前，青天白日紅旗為臺灣旗幟，可與五星紅旗並列，在大陸，國民黨黨部所在地，得懸掛青天白日紅旗。現在，我還是這個看法。

為了不讓臺灣在心理上有“地方政府”的負擔，我在《和平統一意見書》中又提議：大陸現有四十六個部會，可讓出二十四個部會，由臺灣指派廿人，由海外華僑選拔四人，出任部會首長；行政院長轉任總理或副總理，現任總統，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推為國家主席。如此，則所謂“地方政府”之爭，將可消之於無形。

朝鮮於4月9日經由人民代表大會向南韓提議，雙方組織聯

席會議。南韓於 6 月 1 日呼籲南北韓各派代表五人，7 月份在板門店會議，起草“討論祖國和平統一聯合憲法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應向南北韓見賢思齊。

張氏強調，“海外人士一致認為”，現在要國民黨當局“下旗”、“放棄國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可知張氏是多麼重視海外人士的意見！為了不辜負張局長的美意，我們海外人士應義不容辭地負起和事佬這個任務來。

我堅信，臺灣的前途，在和平重返大陸；大陸的前途，在和平統一建設；世界的前途，在中美友好關係的繼續發展。所以說，促進中國和平統一是利人利己利天下的事。

1985 年 6 月 21 日

一個國號兩個堅持

大陸提出以“一個中國兩個制度”，實現中國和平統一；臺灣提出以“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實現中國和平統一。

表面上看，雙方對和平統一的主張，有同有異。相異之處，在“兩制”與“兩府”之分。相同之處，是同“一個中國”。因雙方一直強調：“臺灣與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深入分析一下，“兩制”與“兩府”是表面之爭。實質上，根本之爭，是“一個中國”之爭。這是內心之爭。因為，臺灣内心深處，以中華民國為中國國號（即堅持認同中華民國）。大陸内心深處，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國號。

而這個內心深處之爭，對絕大多數渴望和平統一，安居樂業的人民，是心中念念不忘，而口中卻有難言之隱。因為，如果把它明白說了出來，就不是“我也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了。而是，“你也想吃我，我也想吃你”了。

對這個難言之隱筆者曾於1983年在《和平統一意見書》九十九條中第一條，提出將大陸與臺灣雙方國號，存同去異，化繁為簡，正名為中國之主張。強調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

為了避免兩岸同胞，血流成河，歷史悲劇的重演；為了團結海內外人心，早日實行和平統一；為了中美友好與世界安定，筆者再度祈求國共雙方，存同去異，以簡馭繁，變更國號，定名為中國。

這是把“我也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的理想，升華而為事實的做法。名正言順，才能馬到成功。從馬年中，快速馳向和

平統一大道。雙方同一國號，獲得共識後，則“兩制”與“兩府”之爭，也就易於化“干戈”為玉帛了。

雙方“兩制”與“兩府”之爭，源於雙方各有四個堅持。臺灣的四個堅持，於1972年9月29日，由蔣經國提出。因少說多做，一直是默默地堅定不移，終致形成“三不”政策。大陸的四個堅持，於1979年3月30日，由鄧小平提出。

如果能改國號，正名為中國，則雙方的四個堅持，同樣地，也可本存同去異之心，收之化繁為簡，成為“兩個堅持”。所謂兩個堅持，是中國大陸，堅持以中華文化為本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臺灣，堅持以中華文化為本的三民主義道路。同時，海峽兩岸，以國共兩黨為中心，實行多黨合作制，互策互勵，協力共進。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有之，請自嗣同始”。變法革新，尚且需要流血，何況是變更國號！但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布什為改變他的不加稅競選諾言，引用林肯解放黑人所說的話，“在新情勢下，我們必須有新思想，新行動”。愛因斯坦說，“假如人類要生存，我們必須要有實質與嶄新的思維方式”。聖之時者孔子說，“毋固、毋意、毋必”。塞叔說，“毋貪、毋忿、毋急”。因此，筆者深信，“一個國號兩個堅持”，將可中和“一個國家兩個制度”與“一個國家兩個政府”之爭，中國和平統一能否早日實現，繫於雙方主政的人一念之差！

筆者行文至此，體驗過去十多年來，不斷鼓吹和平統一，所遭遇的辛酸，不禁興起了“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感傷。

為了不讓後人再有杜牧寫《阿房宮賦》時的哀傷之情，這利黨利國利世界的做法，何樂而不為？

1990年7月12日

再談國號問題

“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於1990年7月在香港召開，到會熱心於和平統一人士與代表數十人，在研討會上，我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是“一個國號兩個堅持”。對我的發言，《大公報》曾摘要披露，但與會人士，多持保留態度。

六七個月後，在1991年2月9日《僑報》上，看到了“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談話，強調海峽兩岸要有共識，即“你不要講中華民國，他也不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主張，與我一貫主張，是所見略同的。

趁熱打鐵，為了響應蔣緯國將軍的呼籲，我將去年7月寫好的“一個國號兩個堅持”，寄由《僑報》於今年3月16日發表，希望能夠引起北京三思，從而打開和平統一大門。意外地，劉夜先生，在看到拙作以後，寫了“問題不在國號”一文，對我大力責備求全。

劉文中說，“實際上，兩岸的問題，並不是玩玩國號，就能解決問題。如果統一這麼簡單，小孩子都會玩成功”；又說：“在黃先生一個國號兩個堅持一文裡，看不到改國號，就能促成統一的充分理由”；並強調“黃先生從1983年起，就誤會這個問題了”。

劉先生說得好，“兩岸的問題，并不是玩玩國號，就能解決問題”。修正國號，豈是兒戲。歷史上，歷代國號的更改，是要流血成河的，如秦漢、如唐宋、如元明清，無一例外。

正因不是“玩玩國號”，就能解決兩岸問題，故我於1983年，

提出“和平統一意見書”九十九條，國號問題，是九十九條中第一條。經過近八年來，世局動蕩的考驗，我益加深信，修正國號，是解決兩岸僵局的主要問題；是打開和平統一大門的鑰匙。

去年九十月，亞運會期間，北京有一“購物中心”，專售各省名產，每一攤位前，高掛“中國四川”、“中國山東”、“中國山西”、“中國河南”、“中國河北”等牌子。如果也有臺灣攤位，也必須將掛上“中國臺灣”牌子。這個做法，是和平統一的好現象。

劉文中一再強調，“兩岸真正的問題，是誰當中央政府”，“問題的關鍵在於誰當中央政府”。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和平統一意見書”中第七條，呼籲以北京為首都，并以各國通用之公元年號為中國國號。劉文中說，“現在若要北京拱手獻出中央政府，天下哪有如此便宜的生意經”。不知劉先生的怨言，何由而興？對誰而發？

劉先生在文中最後一段，似乎以責備的口吻說，“所以，要做文章，也許該做臺灣如何跟大陸，在一個中央政府之下，管理中國的文章，臺灣如何選擇一個或一批代表臺灣的人，參加北京中央政府，如何將臺灣憲法，改為省法”。

常言道，“愛之深，責之切”。因劉先生對和平統一的熱愛，才對我提出以上的責言。但在我反省或是重讀“和平統一意見書”中的“政黨政治”與“臺灣自治政體”第二三章以後，我覺得劉先生是過責了。因為，劉先生所說的，我早已於八年前，仔仔細細地列了出來。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變法革新，而且需要流血，何況是變更國號！惟仁者敢於首倡其義。

2月27日，我於下公共汽車時，意外地，大腿骨跌斷，失血三分之二，現仍在臥休中。因感佩劉夜先生，對於和平統一問題的關切，特抱病為文以答，若有不妥之處，還祈原諒。

1991年4月22日

請“二王”去北京做部長

“二王”是誰？臺灣財政部長王建煊與“塑膠大王”王永慶是也。“二王”是臺灣賢能之士，他們有強烈的責任心與事業感。他們廉、正、勤、勇，為多數人所欽仰。

王建煊因土地政策問題，堅持掛冠求去。王永慶擬去福建投資，遲遲不能成行。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吸收外資與科技。就今日情勢來說，更需要禮請臺灣賢能人士，來“澄清政風”。

報載，9月29日，北京結束了“鄧小平著作研討會”。看到這一則新聞，我將《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細細地看了一遍。看後，我深深地感到，禮請臺灣賢能人士去北京做部長，不僅對和平統一有利，對四化建設，更是有利。

九年前（1983年11月1日），我在“和平統一意見書”九十九條中第六十六條，建議北京自“臺灣與大陸出生之海外人士中，各選拔二人，出任中央政府部會首長或國務委員。中央現有四十六個部會，讓出二十四個部會給臺灣賢能人士”。這是新血輸，對四化建設，必將大有裨益。（一兩個也好）

七八年前，我又在“和平統一會的新境界”一文中展望，“海峽左右兩方，不僅將可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學術文化體育等交流，也可順利展開。這時，左右兩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而成“左右合掌”，“大家合作，猶如左右手，共同掌握全國性政治機構。”

近十年前的建議，在那時看，是老實人說夢話。但就今日情